

蕭軍百年誕辰紀念



1907~2007

文史資料 13 集

政协凌海市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

编



凌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三期

萧军百年诞辰纪念集

凌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

萧军百年诞辰纪念集

政协凌海市文史资料 第十三期

凌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

凌海市文泰美术社打字排版

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

总字数约 8.5 万字 印数 1000 册

2007 年 5 月

弘揚革命軍精神
努力強市富民

王剛

凌海市市長 王剛 題

請櫻學劍
春秋筆法
凌川驕子
晉子傳人

紀念蕭軍先生百年
誕辰 王剛書於凌海

中共凌海市委副书记

王剛題

凌海市蕭軍研究會會長

目 录

序 言

光辉的一生 不朽的精神 翟福和 1

一、全国政协委员、作家忆萧军

生当作人杰 张毓茂 5

老钟——怀萧军 叶文玲 18

为萧军同志送行 刘绍棠 29

二、凌海人怀念萧军

修建萧军墓 马劲宇 32

睹墨宝，思萧老 张 栋 37

萧军，我为你骄傲 王广成 47

传承萧军精神 繁荣凌海文艺 何 宽 53

“白云缘自一身轻” 姜国忠 58

苹果红了的时候 齐作文 61

萧军 1979 年回下碾盘沟村 赵九春 64

谒萧军墓 王永斌 67

三、萧军史料

在锦县庆祝萧军文学创作 50 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	萧 军	70
萧军、萧红笔下的沈家台	张 栋	74
萧军早年生活资料的发现与考证 ...	张 栋	79

四、萧军的研究与报道

萧军与故乡	段志武	103
萧军与抗战文学	蒋金萍	110
用行动去证明——	宋春玲	116
萧军子女故乡行	蒋金萍	126
凌海市萧军研究会成立	赵 卓	130

五、萧军年谱

萧军年谱	张 栋	132
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光辉的一生 不朽的精神

翟福和

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萧军，是我们凌河大地的赤子，是我们家乡的骄傲。今年恰逢萧老百年诞辰，我们编辑整理这期文史资料，意在展示他光辉的一生，缅怀他不朽的精神。

萧军一生热爱祖国，追求真理，刚正不阿，其为人文的品格和气节，为世人推崇，被誉为“当代文坛独来独往的大勇者”，是我国文化界的一面光辉旗帜。他曾在许多场合说过：热爱祖国，不甘心当奴隶，勇于反抗，是我故乡人民从小就给予我的最宝贵的思想道德教育。

当日军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他第二天就赶到军营想组织反日，后来，又到舒兰县与朋友组织抗日义勇军。到哈尔滨后，他一边宣传抗日，一边与义勇军保持联络，为抗日救国不怕流血牺牲。无论在沈阳，还是在哈尔滨，他都是共产党忠实、可靠的朋友。正是在共产党员方未艾、舒群等人的帮助下，他不仅救出萧红，出版《跋涉》，还获得《八月的乡村》的创作素材，在危急关头，得到哈

尔滨、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通知并给予资助下，才脱险而走。到上海来到鲁迅身边，出版了《八月的乡村》，受到鲁迅、胡风、胡乔木、周扬、叶紫的众多好评，成为“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”，他本人成为东北作家群的“领军人物”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萧军两次到延安，并从事抗日宣传工作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，还被选为延安地区参议员，参政议政，从这点上说，萧军是最早的“政协委员”。抗战胜利后，萧军返回东北，为东北解放做了大量工作，曾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。

后来，萧军尽管屡遭坎坷，但几十年的事实充分证明萧军没有动摇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拥护共产党的感情与信念。他不愧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，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刚直不阿的朋友。他为人胸怀坦荡，光明磊落，有胆有识，铮铮铁骨，耿耿丹心，为此，毛主席称誉他是一个“极豪爽坦白的人”。

当历史的烟尘消逝，萧军的为人和品德更显难得可贵。作为海内外知名的作家，萧军不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，还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多次参加全

国政协会议和国内外活动，享有盛誉，是凌河大地的自豪与骄傲。

萧军眷恋着家乡这片热土，生前多次回到家乡看望这里的乡亲和一山一水，关心家乡的发展与建设，还将自己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和很多的创作手迹，捐赠给了家乡。教育子女不要忘记自己的根。萧老虽然百年，他的子女牢记着萧老的嘱托，传承着萧老对家乡人民的亲情和乡情。

萧军也十分关心政协工作，一九八六年，回乡时，特意来到县政协，与当时政协领导隋鸣九、葛万春交谈并合影留念。一九九〇年，县政协特出“萧军史料专辑”，收集大量萧军资料，很有价值。这本书，荣获了省政协文史资料奖，还被有关单位上了互联网，如今查找十分方便，成为萧军研究的一份重要史料。中共辽宁省委、省政府在追悼萧军时有这样的评价：萧军的文学成就和精神将永远鼓舞家乡人民。

在萧军百年诞辰之际，市政协再次编辑、出版《萧军百年诞辰纪念集》，收录的文章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，抒发了对萧军的怀念深情。毫无疑问，这对了解、学习、研究萧军同样是一份珍贵的史

料。

让我们继承发扬萧军爱国为民的精神，肝胆相照，积极参政议政，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。

作者系凌海市政协主席



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后的合影（部分），
后排左五为萧军。

生当作人杰

张毓茂

我和萧先生相识，是在1956年秋天，算来也有多年了，但和先生密切交往，却是在十年动乱结束后。我那时估计先生可能已不在人世了，因为以他那宁折不屈的刚烈性格，我想是很难度过这场浩劫的。不过仍然打听他的消息。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黑龙江大学陈教授。他悄悄地告诉我：“老萧还活着，结实着哩，放心！”

我欣喜若狂，立即给萧军先生去了一封信，很快回信来了。先生说：“如果能过京，欢迎您来谈谈，我仍然住在那所小楼上。”他在另一封信中告诉我：

……待过一、二年，我想把《我的生涯》续写下去，为我自己做个“结论”。至于某些分子向我头上倒垃圾……脸上唾痰污……几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，学习唐人娄师德的办法：“唾面自乾”，这也是阿Q精神另一方面的表现。有什么季节，有什么条件，就会产生什么虫类、菌类。季节一变，它们也就变了，或者就转化了。历史是不能简单地重复

或还原的，但类似的情况可能会闪现一下，但只要历史主流方向向前进，一切逆流经过一段行程也还要归从于主流的……

那么，我真该去见先生，当面听一听先生的劫后畅谈。

1978年3月17日上午，我又在北京后海岸边那座陈旧的小楼上见到了萧军先生。一别20年，先生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但脸膛红润，声音仍是那么洪亮，双眼照旧炯炯有神，步履矫健，动作敏捷，哪里像一个经过摧残后的70多岁的老人。我问他生活得怎样？他笑呵呵地说：“没说的，神仙一般。我这个人是有水就行船，有窝就下蛋，能讲究咱就讲究，不能讲究咱就将就。现在街道办事处每月发给我110元生活费。这点钱嘛，撑不死，也饿不着，挺好！”

这时，我想起陈隄老师说过，萧军先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文庙大院几乎被打死的事。问起这事，先生沉思良久才说，那是1966年8月23日下午发生的事。先生与老舍、骆宾基等20多位文化人一起被押到北京文庙院内。一入门，就看见院内篝火腾空，好几百红卫兵手拿京戏中的各种武器，一声

喊打，棍棒乱飞，先生几次昏死过去。说到这里，先生双目突然闪射锐利的光芒，说：“当时真想拼个你死我活，凭我的体力和武功，完全能够消灭他们十个、八个。可一想，不能呀！我自己痛快一死不要紧，岂不把 20 多个难友给毁了。他们也要被拐带同归于尽了！想到这里，只好咬牙忍着……”先生接着说：“老舍就是那次被打之后自杀的。在台阶上我们俩被红卫兵押着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他满脸流血，神色苍白……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他也是我的老朋友啊！”

为了转移这个不愉快的话题，我说起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关于“两个口号论争”的学术讨论会。我原以为他会对此感兴趣，因为他正是 30 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。不料他擎着烟斗站起来，很不耐烦地摆摆手，说：“我一向对‘口号’啦‘理论’啦不热心，也没有参加过‘左联’。鲁迅先生也不主张我去参加。我当惯了‘独脚强盗’，而且我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缺点儿‘绝对服从’这一品性……那些指导家们怎么能看中我呢，哈、哈、哈……”

我和先生正谈论间，先生的老朋友蒋锡金先生

来了。萧军夫人王德芬先生便喊我们吃午饭。炸酱面，桌上还摆了几样黄瓜之类的凉菜，都是大盆小盆盛着。萧军先生笑着揶揄说：“怎么样？东北风格！”这劫后重逢的气氛：亲切、热烈、欢乐，但也有说不出的酸楚，因为直到这时先生“反苏、反共、反人民”的罪名并未真正撤销呢！

二

萧军先生彻底平反，重上文坛之后，立即繁忙起来。社会活动，学术交往，国内国外，纷至沓来。这期间，我每年都要拜望他几次。有时是个人请教，有时是代表学校或团体请他讲学和写文章。事情办完后，总要海阔天空地谈起来。先生长我近30岁，是我的父辈，可是同他相处，一点也不感觉拘束，彼此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有几次灯下夜话，回首往事，说到动情处，先生眼睛湿润了。这时他总是说：“回忆过去是很痛苦的，等你到了我这样年纪就懂得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，你不是搞东北新文学研究吗，我要帮助你了解我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，帮助你理解我们这些人。”先生多次同我谈起与鲁迅、毛泽东的交往。对这两位伟人充满了敬爱之情。

萧军先生是在故乡沦陷过着苦难的流亡生活时，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和提携，把他和萧红引上了文坛，帮助他们出版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，为这两部小说写了著名的序言。萧军不单把鲁迅先生作为文学上的导师，更把先生奉为做人的楷模。在当时上海那复杂的斗争环境中，鲁迅对萧军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。萧军到上海非常想念家乡。他在哈尔滨时学过几天俄语，看到霞飞路有许多俄国人，这条路又很像哈尔滨的中央大街。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使萧军经常在那条街上徘徊，遇到随便哪个俄国人往往说几句“半吊子”的俄国话。这件事被鲁迅得知后，立即对萧军发出警告。因为那些俄国人几乎全是白俄。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以告密为生，说俄语会被他们怀疑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革命者。还有一次，萧军、萧红和胡风在鲁迅先生家里谈话，深夜出来时电车已经没有了，他们便步行回家，不知怎么一来，萧红同胡风赛起跑来，萧军跟在后面鼓掌助兴。更深夜静，长街无人，只有这三个青年大喊大笑地走着跑着闹着。第二天鲁迅知道了这件事，严肃地批评了他们：如果让巡捕碰上盘问起来，岂不自投罗网！

萧军先生回忆起初到上海时，他不习惯这陌生的环境，周围不少人也看不惯他，觉得他一身野气。他问鲁迅先生，这野气要不要改？鲁迅先生鼓励他，要他保持这种粗豪质朴的气质，而讨厌那种所谓江南才子，扭扭捏捏，没有人气。当然，鲁迅先生也教导他，上海环境复杂，鬼魅多得很，装假固然不好，但也不能处处坦白，赤膊上阵，要分清敌友，有所提防。萧军先生回忆当年这些往事，心情十分难过，说：“由于自己幼稚无知，给鲁迅先生增加负担，害得鲁迅先生为我们操了多少心哪！”

萧军先生固然对鲁迅先生心悦诚服，是鲁迅先生十分器重的学生。然而，萧军作为后辈，有时也和先生闹闹小别扭。萧军说，有一次在鲁迅家里闲谈，看见桌子上有一具小孩钓鱼的人型玩具。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给海婴的。人型手里擎着一根钓鱼竿，由一条细丝系了一条小鱼。一摠关键，钓竿扬起，小鱼就被钓起来。萧军当时虽已20多岁，却满身孩子气。为了试试钓竿到底有多大弹力，就用粗大的手指不停地摠起来，终于“咔”的一下钓竿断了。鲁迅先生望了萧军一眼，萧军直觉到先生